

致敬农牧民的嘹亮村歌

“村歌嘹亮”首届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观后

◎白橙瑶 李树榕

不久前，内蒙古文艺界联合会首倡的“村歌嘹亮”活动，用响彻北疆的歌声，积极响应党中央“强基工程”，把“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落到了实处。这是率先通过歌声向农牧民兄弟致敬，进而使每一个公民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举措。

2023年金秋，在鄂尔多斯小滩子村举办的“村歌嘹亮·首届村歌大擂台”，吸引了来自自治区12个盟市的优秀村歌，用“歌声”这一有力的情感表达方式，既反映出广大农牧民对家乡、对祖国朴素真挚的爱，也表达着广大人民对农牧民兄弟的感恩之情。

当巴彦淖尔市选送的《河套人家》，用通俗易懂的农民语言表达“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中国人手里”的主题时，带着西部乡土气息的大白话耐人寻味。“我家就住在黄河边，几字弯上有个河套村。祖祖辈辈喝着黄河水，世代代种着中国田……”普普通通，一天三餐家常饭，勤勤恳恳，大手推着天，村后高速架飞桥。大车拉，小车跑；婆婆唱，媳妇笑；大秧歌，爬山调；丰收的喜气撞了腰。”从物质生产的硕果，到精神文明的提高；从传统艺术的再现，到现代科技的成果，都已成为21世纪中国农民的骄傲。

兴安盟选送的《曙光美，好家园》是一曲带有浓厚北方方言味道的村歌。豪迈、放达、泼辣，尽显出土地主人的惬意心情。“这里的金玉米喂喂的粘，这里的雪花牛溜溜的圆；这里的大棚子成行成排，这里的四季采摘瓜果鲜”，具有东北大秧歌曲风的旋律，为歌词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观众跃跃欲舞。尽管现场打播没有字幕，“喂喂的粘”“溜溜的圆”等近乎方言口

语的双音词，还是以村歌特有的质朴，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鄂尔多斯市选送的《醉美小滩子》里唱道：“水鸟欢歌芦苇荡，黄河鲤鱼美名扬……塞北高原稻花香，漫瀚调唱进大会堂。”40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由于黄河天堑，交通不便，人民生活一直处于贫困中。改革开放后，“动车高架连京津，沿黄高速通四方”，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村民们才会发自内心地唱出“乡村振兴新希望，幸福生活不忘共产党”。

2013年，歌唱家廖昌永携女儿演唱了一首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这是1955年音乐家用五段歌词，在颂扬奋斗在农业、渔业、林业、牧业、矿业战线上的劳动人民。今天，旅游业，尤其是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文旅产业”，就是以生态保护为基础，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由此，村歌创作者们紧跟时代步伐，把对家乡美景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推介，不遗余力地融入歌声里。

来自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村歌《绿水青山家乡美》，是以“自问自答”式结构，为家乡进行“文旅”宣传的：“你看那四方山美不美？一杯天池水为你干杯。你看那达里滨湖美不美？杜鹃的花海把春光明媚……”这首歌曲作者何振华，已创有300多首作品。但这首“村歌”，却是他对自己以往美学风格的超越。旋律，是在地地道道汉族秧歌的节拍韵律上加以创新的；衬词，是在鄂伦春民族歌基础上加以赓续的；内容，是在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作为由大兴安岭基层唱出的村歌，是以质朴的本真状态来助力“嘹亮村歌”擂台的。他们的创作初衷，就是要把家乡自然生态环境之美、嘎仙洞作为鲜卑文化发祥地之惊人、鄂伦春人“放下猎枪，托得起未来”之豪情，借“村歌嘹亮”的大平台，唱出来、传出去。

在内蒙古，荒沙变新城的典范，是只有47岁的乌海市。60年前，黄河西岸属于乌达市的乌兰布和沙漠，是没有一条路、没有一眼井、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的“四无地区”。作为移民城市，从农村工人到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后代，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将母亲河两岸的海勃湾和乌达，建设成一座山南海北、书法城、频频举办民歌大赛和艺术大展的文化之城。因而，《遇见最美海勃湾》与《绿水青山家乡美》，一部出自内蒙古西部，一部出自内蒙古东部，反映的题材却异曲同工。“蓝盈盈的乌海湖，像大海一样蓝；青山山上望一眼，美美的黄河湾。绿茵茵的葡萄园，欢乐乐一片；山那边的四合木，让世界名声传。东有桌子山，西面黄河岸，北有湿地公园游龙湾。扯一片白云做一帆船，游荡在乌海湖似江南。”

在这次“村歌大擂台”中，无论是赤峰市选送的《梦回故乡乡杉塔拉》、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选送的《唱响故乡》，还是锡林郭勒盟选送的《阿拉腾杭盖》……旋律意蕴和演唱风格都极具张力，有的悠扬而深情，有的雄壮而豪迈，有的热情而奔放。但是，从歌词来看，祈盼亲人安康，希望家人团圆，祝福家乡幸福，怀念美丽家园，几乎是广大作者一致的思想情感。其中《唱响家乡》的歌唱者、伴舞者、乐队演奏者，竟然都是有村支书和村民承担的，“村歌嘹亮”的共情效应，可见一斑。

在北疆民族文化传统中，“颂赞词”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在这届村歌创作中，即使歌手激情满怀地表现出21世纪青年人的时代风采，却依然掩不住“颂赞”“祈福”“祝愿”等传统的牧民兄弟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和礼赞：“绿树成荫守望苍天，神奇奇异的哈拉海图召唤着安康。苍天赐予你心灵，神圣的查干敖包保佑着草原……”“美丽富饶的家乡，是我心中的故乡；吉祥的那达慕欢声笑，兴国安邦文化昌盛。”当然，只有把愿望变成事实，村歌，才会让农牧民充满骄傲和自豪。一首乌兰察布市选送的《农村老家富裕了》，就是把“祈福”变成了“幸福”，把“颂赞”变成了“赞美”的好作品：“开上小火车回老家，进村看见二大妈。以前她唉声叹气不说话，现在她精神抖擞见人就把政策夸……我的老家富裕啦，红彤彤的光景火辣辣。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人人都夸盛世年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文艺界在这盘大棋中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吗？内蒙古文联率先推出的“村歌嘹亮·村歌大擂台”，无疑是非常有益、有趣、有力、有效的尝试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故事、展形象，历来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属性，是儿童文学的特色所在。通过儿童文学创作，让中国故事引人入胜，让中国形象深入人心，既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更能够直接推动中华民族儿童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呼和浩特市文艺界的朋友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动手来做。他们通过《呼和浩特文艺》这本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的新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不论作者是否是作协会员，不问作者的年龄状况，也不考虑作者的学历、工作，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只要你热爱儿童文学、钟情儿童文学、致力儿童文学创作，就可以参与。一年中，居然征集到上万件作品，作品囊括了儿童文学所有的门类。他们怀揣一颗童心，凭着一股感动，由着一份诚意，借着一丝妙趣，只要内容美好美妙、情愫纯洁纯真、结构自然自如、语言朴素朴实，就选上来，汇成书，使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增添了一本由人民大众自己写的书。这是一本地道地道来自底层、与底层儿童贴心的儿童文学书。

由于这本书来自底层，作品书写着东西南北中华大地的日子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的种种情感、多样情思，这情感、这情思，自然就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有意无意间也是对当代社会某些弊端、弊习的批判。由此，这些作品也就蕴涵了朴素的精神哲学：内容上崇尚真、善、美。如开篇首篇《蓝耳羊》，描述蓝耳羊在羊群中被称为是族群的领袖，被跳下悬崖没有摔死，正被自己的族群救走了。但在随后的蓝耳羊群夺回栖息地的行动中，他却冒险返回，拯救了自己在其中长大的雪白羊群。另一篇《草原上的小石人》，则讲述了新疆喀纳斯湖边坡地上的小石人，怎样有情有义，远赴上海送回小女孩遗落的“礼物”，小女孩又怎样感恩感激，带着小石人摔碎的碎石，再次来到新疆；小石人父母将碎石置于哈萨克族图腾生命树正前方，使小石人睁开眼睛，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勿用阐释，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慷慨的大众内心操守，都生动得如在眼前。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性保留，正是新时代儿童文学彰显优秀传统文化、承扬进步文明精神的一种独特魅力，也是书中作品现代性的深刻体现。

由于这本书来自底层，作者书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事，没有一点点刻意雕琢和故弄玄虚。就说《草原上的小石人》，小石人是动不得、说不了的，怎么能从新疆去上海？又怎么能从上海找到这个小女孩？作品中没有写魔咒、魔法、魔力之类的情节，只写了小石人一路奔跑、翻越，遇到了红色大鱼、盘羊爷爷、马鹿叔叔，一路得到指点，一路错过。于是，他决定沿着长江的水流去上海。过湖北，穿三峡，正担心石腿被磨烂，碰到了一条海豚。小石人太重，海豚无法一直驮他，就教他学轮船的样游泳，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会游泳的石人，来到了上海。海豚驮一只大猫寻找小女孩。在全上海猫咪的帮助下，找到了小女孩……作品看似平实、平易、平常，却通过幻想的艺术手段，使平实变得神奇，使平常变成惊奇，使平常变为神奇。可以看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美丽美妙的艺术幻想与日常寻常的生活现实相统一，巧妙而又奇妙地适应了儿童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意识。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平日的麻花街里竟有着想不到的危险；行为美好的智能机器人也有遇难落水的那一刻；形体袖珍的小拇指猫也能骑着纸鹤去探险。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笛子竟是个“姑娘”；长在地里的土豆和南瓜，与狼相遇后，土豆迅速长大，南瓜却急速缩小等等。奇之极，幻之极。而细读之后，恰读出了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和折射儿童思想的真切，也读懂了，为什么说幻想性是儿童文学创作、尤其是童话创作思维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作者写出了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各式作品，从而呈现出各自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如书的末篇是一篇气势宏大、内容独特的科幻童话《远洋护卫》，写北冰洋象海豹们收到一份南极帝企鹅的5万吨北冰极区的订单，其中包含的海洋生物知识，以及由此引出的地球自然地理、宇宙生命状态、世界历史变迁方面的知识、学识、见识、认识，生动而生勃勃、丰富而丰沛充盈。另一篇《星空下的谷多塔》，则是一篇人物散文。谷多塔，是一个残障孩子，但他喜欢读书绘画，喜欢背诵古诗；喜欢学物理，懂得自然界的“四种相互作用”；喜欢天文哲学，探索宇宙奥秘。作者写谷多塔的脆弱、苦难，更写了他的善心善良、志气正气、博学博识。至于那几组小诗，恰是随心所欲，舒展胸怀，托物寄情，长短自如。可贵的是，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作品，也因各有艺术构思而写得迥然相异。书中16则诗作，除5则为组诗，其他童话7篇、小说3篇、广播剧剧本1个。题材各有侧重，体裁各具所长，可说得上是多姿多彩。又由于这些作者，大都是儿童文学队伍中的“新人”，想着试一试、闯一闯，倒正好给儿童文学领域吹来一阵清亮、清冽的微风，令读者感受到文风的清新、文理的清纯，有一种独特的清幽、清莹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作品的每一位作者虽然天各一方、各司其责，恰都悉心书写今日儿童平凡的生活即景，灵光乍现，精心点染；在质朴而淡淡的感伤中呈现读者的，多是生活在乡村、乡镇、肩负着孩子希望、担待着社会希冀，天真而淳朴、活泼而活跃的少年儿童们。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无数个你去过或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丰满的儿童人物形象，倾注了作者爱新一代人的博大情思和慈悲情怀，以及爱与美给予儿童的努力和坚持。作品中那一种浓浓满满的爱、汩汩流淌的情，以及夹杂其间的丝丝的苦、缕缕的悲，深切而深沉地焕发出美丽隽永的人性光彩和朴实无华的生命光辉，都令人动容、动心。应该说，这本书的深层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底层，是一个广泛、阔大的概念。对于儿童文学而言，主要是指广大的、生活在劳动者家庭的儿童们。儿童文学，与所有的文学一样，是语言的艺术。这本书的一篇文章里，带着乡音的一句话听起来是亲近和亲切，在一个个写得明明白白却又笼罩着幻想、表现得高高低低、深深浅浅、曲曲折折的故事里，竟有着深广的视野、丰沛的情感、庄重的蕴涵。细细地读一读，品一品作者怎样写那只蓝耳小羊的心情、心思，写那个笛子姑娘的长相、长大，写那残障少年的博学、博闻，写那群领头羊护卫的气势、气度等等，都会品读出作者怎样推推地尽情书写着自然万物的生命体验和生活动悟，怎样稚气地抒发着生活本真的诗意蕴涵和诗心蕴藉。作品中，普通的话语里呈现着儿童的心灵，简单的表白显示着远大的理想，快捷的叙述展露着生命的意义。显然，这些作品的语言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在作家采撷、提炼过程中，早已浸透了底层儿童现实生活的汁液，润渗着儿童大众本性情趣的精髓。

这本书的主编刘金梅女士，年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从事文学教学工作，特别钟情于儿童文学的时代性、艺术性，主张、倡导当代儿童文学记叙和展现儿童们新的行为、新的现实，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理念，注重并体现作品的情感价值和审美意义。所以，作品中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似乎算不得什么动听的故事，却由于事情的日常、抒情的经常表现出了沉重丰盈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感，令人感受到一股温情和力量，感悟到一种意境之美、哲思之美。

显然，这是一本过去没有过的儿童文学集，给广大读者以新的感觉和感受。对于各民小读者来说，更能获得新的启迪和启示。

显然，这本书虽然不厚，却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时代风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让中华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儿童文学集《蓝耳羊》序

◎张锦贻



民间性、地域性与公路谍战小说的可能性

——读赵先锋小说《内蒙古谍战笔记》

◎敬笃

我所知道的赵先锋，之前以笔名赵卡在诗坛上成名，近些年来又在小说领域声誉日隆。现如今，写诗的赵卡正在以退场的方式，渐渐远离诗坛；写小说的赵先锋，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劲头，给中国当代小说贡献着“北疆力量”。他不断地打破个人写作边界，试图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找到自我突围的制胜砝码。

阅读赵先锋谍战小说《内蒙古谍战笔记》，给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繁而不冗、张弛有度，语言干净果敢、朴实无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是其鲜明的地方性与神秘性，让人痴迷。古老而神奇的草原，作为曾经的抗日的战场之一，在我国的抗战事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演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多少无名英雄投身中国的谍战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奋战在“隐”线。在我的阅读视野内，尚未发现与《内蒙古谍战笔记》类似题材的小说。无疑，从这个角度而言，赵先锋开创了草原谍战小说的先河。

众所周知，自2008年麦家的长篇谍战小说《暗算》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国内掀起了一股“谍战热”，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改编，都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一批作家也加入了谍战小说的创作，纷纷写出了自己的谍战系列作品。这一批谍战小说的主题背景，多围绕20世纪的中国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由悬疑、枪战、爱情、卧底、惊悚、传奇等主要元素的加持，使得故事能够出奇制胜，迅速占领主流与市场（张卫霞《新世纪谍战小说研究》）。这一类流行的谍战小说，多半是“故事本位”的写作方式，故事发生地大都选择上海、重庆、香港、沈阳等大城市，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缺乏主体性人格的，他们作为“故事人”而存在，人物的设置仅仅是为了迎合故事的传奇性和神秘性，这种写作多半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满足广大读者的猎奇心理。赵先锋这部谍战小说，在

打破了“故事本位”的旧写作模式，突出“人物本位”，力求将布泽、黄若飞、尼古拉、特王、羽田四流、曹老四、徐强强、阿布等一众人的鲜明个性，塑造得立体生动、真实可感，让读者跟着人物，进入到那个激荡的年代，而不是跟着故事进入被反复书写的隐蔽战场。这部小说，突破了以故事带动人物的传统藩篱，以人物的心理变化、语言特点、思想翻转来带动故事情节的延展。

《内蒙古谍战笔记》具有很强烈的民间性。当然，也不难看出这部小说取材于内蒙古极具地域特色的传说故事，大量添加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元素、北疆元素等，将故事视角对准在抗日最前沿的北疆（从苏俄恰克堡到中国北方），将隐没在阔大而荒凉、充满血腥与野蛮的世界之下的英雄故事，充分挖掘出来。“从苏俄境内的边境城市恰克堡经近万里的大草原、戈壁滩、沙漠运往黄河和黄土高坡阻隔的延安，途中除了应付猛兽野兽，还有哥萨克残部和忽拉盖（草原马贼）。”在艰难险阻面前，我们的前辈英雄们，不怕牺牲，勇于战斗的精神，可歌可泣。

这部小说地域性方言俚语的使用，既增加了地域特色，又从可读性上做好了文章。谍战小说之所以备受欢迎，这和它所提供的娱乐性和亲民性休戚相关，将地域特色与民间文化融入小说的创作中（贾学娟《论麦家谍战小说的民间性叙事》），从接受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让广大读者感受到文本的亲切。小说的语言直接为我们呈现出作家的思想，赵先锋在《内蒙古谍战笔记》中，富有地域特色的口语以及机智巧妙的对白，具体而深刻地表达了其个体的认知与价值观，给人以足够的震撼。如果说短篇小说以故事取胜，那么长篇小说则非常重视对白，经典的话，可以让一部小说瞬间引起读者的注意，并跟随作者的脚步进入到预设的场景之中，感同身受。每一次危机的来临，都要依靠缜密的语言逻辑，来化险为夷。当然这种消解风险的方式，并非赵先锋刻意为之，正所谓“天然去雕饰”。赵先锋的语言（对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自在感，感情到了那一刻，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这大抵和他写口语诗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人物刻画方面，赵先锋力求塑造得更清晰、可感。他尽可能地规避谍战小说人物符号化的风险，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衔接上做文章，紧扣“主题”，在捕捉到主要人物的智慧、英勇、坚毅、隐忍等性格优点之外，同时也抓住了次要人物的狡猾、阴谋、诡诈等特点，这样正反面人物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小说所要处理的矛盾更具有冲突性、戏剧性。人物形象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还从其个体的精神性、心理意义上着手，挖掘隐藏在时代、故事、英雄之后的本真性。

著名悬疑推理导演、编剧、演员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认为，“好的故事就像人生，只是少了所有无聊的部分。”尤其是他头脑风暴的故事，让“草原”的意象和旅蒙商大盛感，在谍战小说的现场得以初露峥嵘。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激荡在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单从《内蒙古谍战笔记》的故事内核而言，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地下工作者从国外护送物资，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围追堵截，其中发生了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是这一故事发生在充满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俄罗斯——内蒙古——延安，就多了几分吸睛的地方。布泽运送医用物资所设计的两条平行的线路——人货分离、人货两条线虚实走两条秘道，加之利用大盛感商号的骆驼，实际上为布泽等人的回国之路设计了精妙且充满故事性的可能。在这长达万里的道路上，究竟会发生什么？叙事策略是怎样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赵先锋自己所要构造的公路谍战小说的新路径、新策略。在空旷、开阔、平坦的道路上，谍战何以可能？突围是围绕时间差、地理差、思想差、交通差，还是怎样一种设计？公路谍战小说如何打破闭合性空间？从苏俄恰克堡到延安，一路走会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奇妙经历，引人瞩目。

诚然《内蒙古谍战笔记》在公路谍战小说道路上的试验，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文学意义，且不论这一试验能走多远，但它所具有的开拓意义是值得褒扬的。无疑，赵先锋的选择，有很大的冒

险成分，或许正是这样的冒险，才让读者觉得难能可贵。一种新的写作路径的开创，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需要打破其个体创作的舒适圈，只有这样的主动性的突破，另辟蹊径，才会有小说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羽田四流手里有地图，但茫茫雪原，把所有的道路都铺白了。”“二百年前拓荒者的骄傲，已被一条溃败的道路所取代。渺无绿茵的天地间，一切都是孤独的。甚至，连人类都是孤独的。”

《内蒙古谍战笔记》中，并没有提及任何“公路”的字眼，但一切都发生在“公路”上。这里的“公路”不仅仅是现实中的道路，也有着人生道路的隐喻。“公路”作为事件发生的场域，既是一种自然的空间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的空间结构，在这双结构并行的公路场域内，一些本该遮蔽的事物，都会逐一敞开，曝晒在阳光下，那么世界的非由直、黑白都会显现。无论是隐身于无量寺的布泽，还是在明面上的羽田四流、特王等反面角色，在形成角色对立的同时，悄无声息地将自我暴露在场域之内。两组对立的势力，在角逐“公路”场域的控制，这一角逐是利益的角逐、权利的争夺，谁拥有了空间的主导权，谁就会在这场谍战之中获得先机。赵先锋对于场域的控制力，值得玩味，为我们找到了一种谍战小说的空间突围模式。空间的扩张，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扩张，赵先锋打破了传统谍战小说的审美取向，从空间、时间等多个维度，拓宽了谍战小说的可能性。诚然，这种写作，将谍战小说的空间封闭性打开，让故事不再单纯的发生在一间房子内、一条巷子内、一座城市内、一条线索内，而是以多链条、多层次的开放式的形式，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内，使得故事的边界感越来越模糊，代之而来的是天马行空式的、陌生化的无限可能。读完这部小说，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和大快人心的英雄主义，而是给人以持久的思索和灵魂的净化。或许，正如赵先锋所设想的那样，以“公路”来开启谍战小说的新篇章，从而构筑更多关乎人性、社会、灵魂的庞大的现场，创造出一个新的谍战路径。

